

捕

惑

君

心

顾凤衣、著

捕惑君心

上册

白虹贯日，荧惑守心，在血腥与不祥的笼罩下，命运的巨轮正在推动着她和他心的靠近……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捕惑君心

顾凤衣 / 著

上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捕惑君心 / 顾凤衣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7

ISBN 978-7-5552-3985-7

I. ①捕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9962号

书 名 捕惑君心

著 者 顾凤衣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杨 琴

选题策划 杨 琴 张 博

封面设计 苏 涛

版式设计 刘丽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8

字 数 7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985-7

定 价 79.80元(全三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

目录

【上册】

执子之手，将子拖走

第一章

初露锋芒 001

第二章

荧惑守心 065

第三章

艳杀桃花 127

第四章

佳期如梦 191

【中册】
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

第五章

白虹贯日……………251

第六章

魑魅魍魉……………323

第七章

锦绣风云……………431



【第一章】

初露锋芒

墨千君醒来的时候，首先感觉到的便是身下刺骨的冰凉和周身剧烈的酸痛。

脑袋里一片混沌，她吃力地抬手揉了揉太阳穴，然后撑着身子坐起。

原本，她隐约还听到周围有细碎的嘈杂声，然而就在她起身的瞬间，四周顿时一静，接着，就听耳畔传来一声尖利的惨叫：“大小姐诈尸啦——”

一把锈迹斑斑的杀猪刀咣的一声砸在墨千君的身边，若非她闪躲及时，半边大腿都要被那长刀给削下。墨千君吞了吞口水，盯着那寒凛的刀刃不解地开始思考：这儿是哪里……发生了什么……

突然，一股细致柔腻的感觉从脸上传来，墨千君微微一愣，愕然抬头，跟着便傻傻地僵在了原地。

出现在她视线中的是一个生得无比好看的男子。

他身着飘逸的白衣，满头青丝皆以玉簪绾起。俊逸的五官虽然看上去透着些不健康的苍白，却仍是如剔透的美玉般精致诱人。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，这男子的双眼是紧闭着的。

墨千君禁不住想到，若是他能睁开眼睛，那纤长的睫毛下将会是怎样一双漂亮又诱人的黑眸。只不过……他现在这是在干啥？

修长如玉的手指在墨千君的脸上缓缓移动，从她的额头摸向了她的下巴，墨千君小脸一黑，禁不住问道：“你在干吗？”

这生得好看却内心浑蛋的变态是在占她的便宜么？

摸在她脸上的右手微微一顿，伸出食指凑到她鼻尖停留了片刻，接着，墨千君就听那男

子慢悠悠地感叹道：“真的活过来了啊……”

墨千君柳眉一竖，避开身边的杀猪刀和男子的魔爪爬起来后退了一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那男子微微一笑，幽幽地回答：“你已经死了，本宫的件作要给你验尸啊！”

“啥？”墨千君嘴角一抽，当即便对那男子吼道，“你才死了呢！姑娘我一个好好的大活人站在这里，你竟然要给我验尸？你是不是瞎！”

“君儿！”一声惊喜的大吼从门口传来，打断了墨千君的怒吼。墨千君扭头一看，只见一大群人推推搡搡地从门口涌了进来，将她严丝合缝地团团围住。

墨千君表情一惊，被眼前这摸不着头脑的一幕给吓傻了。

君儿？

是谁在这么肉麻地叫她？

眼前这一堆奇装异服神色各异的人又都是谁啊？

墨千君的目光情不自禁地又落在了身边的白衣男子身上，却见他缓缓地勾起嘴角，闭着眼睛幽幽地对她说：“墨大小姐说得不错，本宫的确是个目不能视物的瞎子。”

“啊？”墨千君的下巴咔一声掉了下来，目瞪口呆地望着面前笑盈盈的男人，脑海中突然一阵抽痛。

一些陌生又诡异的记忆涌上心头，墨千君终于在回神之后明白了一件事。

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墨千君。

现在的她，是庆国镇国大将军墨长歌的嫡长女——死而复生的墨千君。

将军府的正厅内，墨千君端坐在一旁，伸出右手正由太医为她把脉。

镇国大将军墨长歌一脸担忧地立在一旁，看着神色有些茫然的爱女道：“君儿，若感觉哪里不适，一定要告诉太医。”

“哦。”墨千君乖乖应了一声，然后便撇了撇嘴，撇出了满心的忧伤和无奈。

想她墨千君，原本是一个高端大气的犯罪心理侧写师，没想到出师不利在任务中失败，竟然穿越重生来到了这里，成了庆国镇国大将军的嫡长女。

若说这重生的身份倒是不错，可她这重生的经历也未免太诡异了点。

因为，这个墨千君在昨日便被人害死了！而她在死了一天以后却又诈尸复活……这下估计会被人当妖怪了吧……

“啧……想不到大小姐竟然会有这等奇遇，都断气一日了还能醒过来。”一道戏谑的声音突然传来，“不过，即便大小姐没死，本宫领下的皇命也不能不办。来啊！将伺候大小姐的丫鬟奴才全都打入大牢！传本宫的旨意，封锁整个将军府，在真凶没有找到之前，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外出！”

听到那嚣张的命令，墨千君微微一怔，接着就看到外面有大队的锦衣卫冲了进来，墨长

歌面色一冷，眯着眼睛看向那人：“太子这是何意？”

庆国太子爷姬韶鸿勾了勾嘴角：“父皇要本宫在七日之内捉拿到谋害大小姐的真凶，墨将军就别怪本宫多有得罪了。”

“太子殿下。”墨千君收回被太医把脉的手，落落大方地站起，依着脑子中的记忆对姬韶鸿行了一礼，“殿下，没有人想谋害臣女，昨日是臣女自己不小心跌倒撞破了脑袋，一时岔气昏倒才惹来了这些误会。”

暗暗瞪着那说话的男子，墨千君慢慢地消化着脑子里原有的记忆。

眼前这玉冠锦袍，长相英俊却眼神阴邪的男子，是庆国当今的太子爷姬韶鸿。

前些日子，皇上下旨给她和六皇子姬韶渊赐婚，姬韶渊亲自上门给将军府下聘书，哪想到墨大小姐竟然意外亡故，在将军府内离奇横死。

姬韶鸿本是陪同姬韶渊前来送聘书的，碰到了这事，当下便回禀了皇上，说是要为将军府主持公道，当众验尸替墨千君找到真凶。但将军府的人哪个不知道，这太子爷哪有那份好心，他就是为了给六皇子和墨将军找不痛快的。

今日他带了大批的锦衣卫来到将军府，进门就吩咐仵作去给她验尸，她若是再晚醒片刻，此时就真的被砍得稀碎变成验尸台上的孤魂野鬼了。

“自己跌倒不小心把自己给撞死了？”听到墨千君的解释，姬韶鸿侧头看向身边的白衣男子，嘲讽道，“六皇弟这未婚妻真是有趣，竟然能把自己撞出这种模样。”

他抬手一勾，身旁的太监立刻递上了一个锦盒。姬韶鸿将盒子打开递到墨千君的面前，看着那盒中的东西道：“墨大小姐，来给本宫解释一下，你是如何将这东西用银针钉在了自己的脑门上，然后再不小心把自己撞死的？”

墨千君朝盒子里一看，见盒中白色的锦缎上放着一朵晶莹无瑕的玉制梅花。梅花的正中被穿了个小孔，中间浮着一滴红色的血珠儿，看上去就像是在梅心处点上了一滴朱砂一样。

墨千君的眼睛瞬间就亮了。

真正的墨大小姐竟然死于谋杀！

虽说墨大小姐的记忆已经同自己的记忆重合，但这些记忆只停留在她突然在花园里晕倒，然后自验尸台上醒过来。若是太子爷手中的东西是在她的脑门上发现的，那就证明是有人在害了她以后，把这玩意儿用银针固定在了她的额头，针尖透过眉心刺破了她的肌肤，血渍溢出沾在了梅花上，才显示出一滴形似朱砂痣的印记。

墨千君眨了眨眼睛，一脸无辜地看向姬韶鸿，认真又严肃地说：“臣女见昨日的寒梅开得又大又美，一时心血来潮便给自己化了个梅花妆。这银针本是穿过梅心固定在臣女的头发上的，哪想到不小心一撞竟然将银针撞歪，还使它直直地插入了臣女的眉心，这才害得臣女昏迷不醒，也给殿下带来了诸多的麻烦。这一切真的是误会，还请殿下恕罪。”

“噗……”听了墨千君一本正经的胡扯，一阵悦耳的轻笑顿时传来，姬韶鸿目光一冷轻

哼了一声，侧头皮笑肉不笑地对身边的白衣男子道：“六皇弟倒是好兴致，看到自己的未婚妻遇害也面不改色。不过，还是要恭喜六皇弟一句，幸而你这未婚妻命如杂草般坚韧，否则六皇弟的大婚岂不是要泡汤了？”

未婚妻？

对哦……这墨大小姐是订过婚的，也是在未婚夫上门下聘书的那日遇害的。

墨千君苦着脸朝应该是自己未婚夫的那人看去，然后便对上了一张熟悉无比的面容。

面如冠玉，淡雅如风，皎如明月，双眼紧闭……

呃？这不是方才在后院的小黑屋里说要给她验尸的男人么！

这人就是她的未婚夫，庆国最出名也最倒霉的六皇子姬韶渊么？

墨千君的表情瞬间就惊悚了。

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她怎么就刚好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了！

她记得……她方才可是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来着……

姬韶渊，四妃之一贤妃的独子。

他身份尊贵，又得皇上宠爱，执掌刑部，握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。

看着前方主位上正襟危坐的白衣男子，墨千君在惊悚的同时又忍不住同情地摇了摇头。

生得俊美无俦蒙受圣宠又如何？放眼整个庆国，没有一个大家闺秀氏族千金愿意嫁给他。而她与姬韶渊的这桩婚事，可谓是轰动了京城，得到了所有千金小姐的衷心祝福！

因为，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六皇子殿下，真的就是个目不能视物，眼中有疾的睁眼瞎。

这么美的人，怎么就得罪了老天，落下了这么大的瑕疵呢？

墨千君呆呆地看着姬韶渊，在心底叫了无数遍可惜。

姬韶鸿见墨千君竟然看着姬韶渊出神，眼底顿时露出了一丝鄙视的光芒。

姬韶渊的确是庆国皇室生得最好看的皇子，但长得好看又如何，还不是个形同废物的瞎子。

这天底下，大概也只有墨千君会对他露出这种垂涎三尺的表情了吧。

姬韶鸿又看了一眼墨千君那张“特别”的脸，眼底同样划过了一丝厌恶。

“到底是不是意外，得本宫查证之后才能定案。”姬韶鸿冷笑着勾起嘴角，摆明了不信墨千君的胡扯，“墨大小姐大难不死，此事也得告知父皇。依本宫之见，最好还是请国师到府上一观，看看这将军府内是不是有什么邪祟，怎的人断气了一日还能活过来。否则，就是太医和仵作查证有误，通通都得拉出去处斩！”

“殿下饶命！”一旁的太医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墨千君眉头一皱，暗地里飞了姬韶鸿好几个眼刀，脑袋瓜里的思绪运转得飞快。

完了，这太子爷跟她爹是多年的老对头，跟六皇子更是多年的死对头。此时让他逮到了穿小鞋的机会，还不得借题发挥把她往死里收拾？那个庆国的国师在她的记忆中就是个神棍

骗子，若是咬死了她被妖孽缠身，庆国皇帝肯定要一把火把她烧成灰烬。

阿弥陀佛，她好不容易捡到个重生的机会，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葬送在姬韶渊手里。

“皇兄。”就在墨千君皱巴着一张小脸苦思冥想时，一道天籁之音幽幽传来，“臣弟不阻拦皇兄查案，但可否让臣弟先把这聘书送到墨将军手里？”

嗯？

大堂中众人的目光全都凝聚到姬韶渊的身上，姬韶鸿眉峰一挑，姬韶渊又道：“皇兄也知，臣弟能议上一门亲事万般不易，这聘书从昨日送到现在还在臣弟的手中……”

他一脸浅笑地拿着一张大红的帖子，慢吞吞地走到了墨长歌的面前：“墨将军，这是父皇要本宫亲手交给你的聘书。”接着，他又晃到了墨千君的面前，慢吞吞地伸出手再次摸上了她的脸。

他又要干吗？

墨千君眨了眨眼睛，还未来得及做出啥反应，就见他双手扯住她的脸颊，用力一拉，墨千君噉地惨叫一声。姬韶渊满意地点头：“嗯，知道痛又声音洪亮，看来君儿的身體无碍，更不可能是妖孽缠身。墨将军，本宫对这门亲事非常满意，这便回禀父皇，通知钦天监早日定下婚期，待六礼过后便迎娶君儿。”

墨千君被姬韶渊那声亲密的“君儿”酸得一阵牙疼，眼泪汪汪地一边揉脸一边瞪着姬韶渊。

浑蛋啊！

有他这么莫名其妙又爱搞偷袭的皇子么？

他何止是瞎，简直就是个奇葩！

如此过分的行径，真是对不起他那张俊美无俦的脸！

听到姬韶渊的话，姬韶鸿顿时冷笑：“六皇弟这是要阻挠本宫办案？”

姬韶渊温和地浅笑：“皇兄言重了，臣弟只是等不及想娶君儿过门。既然墨将军已经收下了聘书，皇兄要做什么就自便吧。”

姬韶鸿闻言忍不住一阵咬牙。

他本意是要把这将军府的人都软禁起来给墨长歌难看的，姬韶渊在此时将聘书交给墨长歌，接下来这三书六礼更是会络绎不绝地送往将军府，那他的软禁还顶个屁用！

“呵呵，将军府现在有重案在身，依本宫看，还是奏请父皇，将这桩婚事推后的好。”姬韶鸿冷哼一声，眼神阴冷地看着姬韶渊。

“嗯，皇兄言之有理。”姬韶渊依旧满脸微笑，“不过刑部本就归臣弟所管，君儿又是臣弟的未婚妻，臣弟也认为该奏请父皇，把将军府这案子交给臣弟处理。待真相大白，臣弟便可以早日迎娶君儿。”

墨千君满脸黑线地抬手拊额。

这六殿下一口一句早日迎娶她过门，到底是有多急切地想娶媳妇儿？

自古以来都是女子恨嫁望眼欲穿，而眼前这位祖宗被庆国的千金小姐们嫌弃了这么多年，此时表现得是多么恨娶啊！

只不过，看着姬韶鸿难看的脸色，墨千君眼珠儿一转，顿时明白，眼前的六皇子就是棵大树，即便是一棵瞎了眼的歪脖子树，也足够让她抱个大腿待在树荫下乘凉。更何况，他现今还把持着刑部……

眼底泪花闪动，墨千君露出了无辜小兽般委屈的神色，当机立断扑通一跪，抱着姬韶渊的大腿喊道：“殿下，臣女对不起殿下，还请殿下降罪。”

“君……君君……君儿？”镇国大将军墨长歌一生戎马，在战场上铁血杀伐，一直都适应不了官场中的钩心斗角。所以，他给自家儿女灌输的思想也一直都是做人要光明磊落，流血不流泪。

墨千君是他最宠爱的嫡长女，虽说性子骄纵了一点，但他却从未见过她做出此时这种无赖又失态的行径。

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墨长歌顿时觉得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傻傻地瞪着墨千君，认为她是昨天那一撞给撞坏了脑子。

姬韶渊大腿一紧，被墨千君抱了个正着，清韵的眉目微微一紧，身子也有短暂的僵硬，但他不着痕迹地微微一笑，低头对墨千君柔声道：“君儿何事如此伤心？”

墨千君抖落了满身的鸡皮疙瘩，眨巴着眼睛盯着姬韶渊说：“臣女对殿下倾慕已久，奈何羞于启齿又苦无机会向殿下表白。谁料上天垂怜得皇上指婚，昨日又听说殿下要亲自送来聘书，这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抛弃了女子该有的矜持前来偷看殿下。”

“谁曾想！臣女竟因太过激动失仪摔倒，笨拙地把自己给摔晕了过去，还让太子爷误认为臣女是一命呜呼，险些让这天大的喜事变成了丧事。若是臣女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害得殿下孤独终老，便是将臣女挫骨扬灰也不能弥补臣女对殿下的伤害！”

墨长歌觉得，他带兵打仗这么多年，都未像这两日般过得这么惊心动魄浑身冷汗。

看着自己闺女惊世骇俗的表现，威风凛凛的墨大将军差点晕过去，他一脸纠结地瞪着墨千君涕泪纵横的小脸，暗道他闺女难道真的撞坏了脑子？不然，她怎么会做出当众抱男人大腿这种羞耻的举动？

姬韶渊闭着眼睛，似笑非笑地面向着抽泣不止的墨千君。墨千君只觉得一股凛然的冷意从脖颈处升起，于是立刻撒开手跳起并后退了两步，一脸怯懦地瞟向姬韶渊道：“对不起，臣女失态了……臣女不该轻薄殿下，不过请殿下放心，臣女会对殿下负责的……”

“君儿！”墨长歌脸色黑青，只恨不得能将墨千君的嘴巴给捂上才好。刚要教训她两句，却见外面一个小厮火烧眉毛般地冲了进来，跌跌撞撞地跪倒，对墨长歌叫道：“将军，不好了！大小姐院里的小丫鬟莺儿突然死了！”

嗯？又死人了？而且是她院子里的？

墨千君睁大了眼睛，姬韶鸿瞬间便发出一声冷笑：“大小姐，看来这将军府内果然是有人要害你，而且这凶手就在你的院子里。”说着，便直接大步朝小厮走去，冷道：“尸首在哪里？带本宫过去。”

小厮有些害怕又为难地看向墨长歌，姬韶渊眼睛一眯，直接一脚就朝那小厮踹去：“不长眼的东西，本宫的命令也敢不听？来人！将这个该死的刁奴拖出去砍了！”

“嗷——”外面的锦衣卫刚要过来拿人，就听到墨大小姐突然发出了一声怪叫，然后跺着脚指天骂地地号道，“这天杀的笨蛋莺儿！怎么就不愿多等本小姐一日。本小姐不过是不小心撞晕了，她怎么就想不开为本小姐殉情……呸呸，殉主了呢！”

墨千君猛然回头，一把扣住了姬韶鸿的手道：“殿下！臣女这就带你去看莺儿！”

两旁的锦衣卫被墨千君抽风一般的行径吓得一愣，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就见墨千君拖着姬韶鸿就朝院子外冲去，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拎着那小厮的领子骂道：“蠢货，还不快带路！”

等锦衣卫反应过来，只看到一缕白烟消失在他们眼前，太子爷早就被墨千君带着跑得没影了。

姬韶渊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又发出一阵低笑，转向看傻了的墨长歌道：“将军，我们也随皇兄和君儿去看看吧。”

将军府的嫡长女墨千君在京城也“出名”已久，但他却从未想到，原来这大小姐竟是个如此……嗯，有趣的女子。

原本，送聘书提亲不过是奉皇命行事，但现在，姬韶渊突然觉得，这墨小姐值得他花心思多观望两天了。

慢吞吞地抬脚朝外走去，姬韶渊嘴角的浅笑慢慢淡化成了高深莫测的清冷。

将军府上屡发命案，凶手还同墨家大小姐有关……

看来，京中最近又要不太平了。

梧桐院中，墨千君和姬韶鸿刚踏入院门，就看到前方围了不少的丫鬟小厮，或惊恐或哭泣地看着某处窃窃私语。

墨千君眼底精光一闪，扔下姬韶鸿便朝人群的方向冲去，几步之后就看到不远处的湖边躺着一个浑身湿透的小丫鬟。

“大小姐。”看到墨千君过来，众人齐刷刷地退后了一步，露出了更加惊恐畏惧的表情。

墨千君死而复生的消息已经在将军府传开，此时见她穿着昨日挺尸的衣服脸色煞白地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当即便有人嗷的一声吓抽了过去，剩下的则神色各异瞪着离奇诈尸的墨千君。

墨千君完全无视众人的瞩目，皱着眉头停在了湖边的尸首旁边，灵活的大眼睛滴溜溜地一转，飞速地将四周的环境铭记在心。

听到身后传来姬韶鸿稍显急促的脚步声，墨千君双膝一软又是一跪，直接趴在了莺儿的

身上，哀戚地哭道：“莺儿……我可怜的莺儿，你怎么能这样便去了呢……”

说着，左袖不着痕迹地一拂，将尸首额心处那凸起的东西握在了手里。

姬韶鸿被她杀猪般的号叫刺激得脑袋发晕，耳朵里也是一阵嗡鸣，他不耐烦地看向那小丫鬟的尸首，随即皱眉道：“这小丫头眉心处的东西呢？”

尸首的额头处落下一点如同朱砂痣般的血痕，同先前墨千君被害时的情形一模一样，但本该粘在血痕处的血梅花却不翼而飞。

姬韶鸿杀气凛然地瞪向墨千君，墨千君抽抽搭搭地抬头，一脸无辜地对姬韶鸿眨巴着眼睛：“什么东西？呜呜呜呜……殿下，臣女……臣女呜呜……臣女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啊……”

看着墨千君那被哭花的妆容，以及那张本就“特别”此时显得更加惊心动魄的“娇容”，姬韶鸿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，厌恶地移开视线后退了两步，对追上来的锦衣卫吩咐：“来人，将这丫鬟的尸体抬走，叫仵作马上来验尸。传本宫的命令，封锁整个将军府！”

命案连发，这下他倒要看看墨长歌和姬韶渊还有什么理由来开脱。

“皇兄。”姬韶渊的声音紧跟着传来，姬韶鸿冷冷一笑：“怎么，皇弟又想到什么阻挠本宫办案的借口了？聘书已下，这回你该不是要告诉本宫，你急着和墨大小姐洞房生孩子吧？”

这番羞辱的言论一出，墨长歌的脸色顿时被气得通红，而姬韶渊却淡然一笑，从怀中取出一块令牌亮在了姬韶鸿面前：“皇兄多虑了。臣弟只是想告诉皇兄，将军府出了命案，臣弟不能坐视不理。这案子，还是交由刑部来查办吧。”

貔貅令？

姬韶鸿瞪着他手中刻着貔貅的金灿灿的令牌，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。

墨千君一脸好奇地看着长身玉立的姬韶渊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令牌，便轻松地让猖狂的太子爷黑着脸闭嘴。

啧，看在他如此出风头的分上，她就勉为其难地赞他一个帅好了。

貔貅，又称天禄或辟邪，是驱邪避害的镇宅之物。六皇子执掌刑部，身边一直都带着一块御赐的金玉貔貅令牌，墨千君猜测，这令牌代表的就是整个大庆的最高执法权，只要是姬韶渊要亲办的案子，任何人都要无条件服从。

唉，这样的令牌，她也好想要一块！

强行从太子的手中抢走了将军府命案的侦办权，姬韶渊便踱着步子朝墨千君走来。虽然他一直都闭着眼睛，却准确无误地走到了墨千君的身旁，抬手轻抚着她的脑袋：“君儿莫怕，本宫一定会找出真凶，早日迎娶你过门。”

长指一顿，姬韶渊微微俯身，淡若清风的低语顿时传入墨千君的耳中：“收好你手中的东西，本宫日后再来寻你讨要。”

墨千君只觉得头皮一麻，瞬间便握紧了长袖下的左手。

这六皇子一点都不像自己起初看到的那样纯良无害，而是处处都透着一丝诡异和危险。

她忍不住开始怀疑，这到底是一棵能让她抱着大腿的歪脖子树，还是一棵会让她自掘坟墓吊死自己的成精老槐树。

面前是一具面色惨白的尸首，但姬韶渊却完全没有转身离开的打算，就连那修长好看的爪子也一直都放在墨千君的头顶。墨千君顶着脑袋上凉飕飕的触感，飞快地思索着应对之策，冷不防目光瞥过湖面看到了上面的倒影，不由得身子一僵，随后大呼一声：“鬼呀——”

众人就见墨大小姐白眼一翻，然后便神准地栽进了六皇子的怀中。

“君儿！”墨长歌脸色又是一变，飞快地来到姬韶渊的身边，看着面色惨白人事不省的女儿，颤巍巍地将手指送到了她的鼻子前。

难道先前真的是诈尸？这回憋不住一口气抽了过去，他闺女又再次撒手人寰了？

姬韶渊揽着晕倒的墨千君，淡然地对墨长歌一笑：“将军莫怕，君儿无事，大概是不小心看到了湖中的倒影，被自己的样貌给丑晕了。”

“小姐，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……呜呜呜……你终于醒过来了……”

是夜，梧桐院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哀怨的抽泣声，听在耳中尤其像女鬼在叫魂。墨千君打了个冷战，有些头疼地看着面前的两个丫头，没好气地斥道：“别哭了，本小姐没死也要被你们给吓死了。”

一想到之前晕倒的时候听到的那些话，墨千君就忍不住一阵咬牙。

她自然不是真晕，而是想借机躲开姬韶渊那个诡异的男人，可是……

瞪着她面前光滑的铜镜，看着那镜子里映出的“娇容”，墨千君不得不感叹，虽然没有被自己的这张脸丑晕，但她已经被自己丑哭了。

难怪京中都盛传她和六皇子的亲事乃天作之合，也难怪墨大小姐已年逾十八却仍待字闺中。

可怜的六皇子……就因为瞎了一双眼，所以便只能捡到自己这等尊容的媳妇儿了么！

平心而论，墨千君的五官并不难看，甚至能称得上是明眸皎齿清秀可人。但即便这墨大小姐生得倾国倾城，若是在她的左眼上糊上一块拳头大小的紫黑色胎记，任是再美的女子也要变得丑如夜叉。

墨千君有些郁闷地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越看越觉得自己是被人从小当沙包练拳揍到大，所以就被揍成了现在褪不去的熊猫眼，而且是个海盗脸的熊猫眼。

她无语地将镜子一扣，总算是明白姬韶渊为何要对自己露出那般嫌弃厌恶的神情了。

若非姬韶渊双眼皆瞎，还是个没有任何爵位封号的闲散皇子，别说她是将军府的嫡长女，即便她是个公主，六皇妃这位置也落不到她的头上。

她是该为自己庆幸好呢，还是该为六皇子哀叹好呢……

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墨千君的贴身丫鬟紫苑见她一脸哀怨地瞪着镜子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奇怪地问道。

小姐那胎记是天生的，这么多年来她也习惯了，早就学会无视自己“特殊”的脸了，怎么今日又突然在意起来了呢？

一旁的绿瑶忧心地轻触墨千君的额头，确定她没有发烧之后才叹道：“小姐可是为莺儿伤心么？奴婢也觉得莺儿走得蹊跷，可小姐先前险些遭遇不测，还是先把身子养好才是。”

昨日小姐出了意外，她们真以为小姐便就此香消玉殒了，谁料小姐又奇迹般地醒了过来，活蹦乱跳地回到了梧桐院中。她们才不信小姐是什么妖孽附体离奇诈尸，定然是昨日的庸医诊断失误，或者是真的有贼人想谋害小姐，所以才骗人说昏厥的小姐是遇害断气了。

墨千君眉毛一扬，拽过绿瑶问道：“莺儿的尸身现在在哪儿？”

刚刚重生就让她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，破案缉凶那可是她的强项。占了墨大小姐的身子，总得为她讨回个说法，帮她查出害了她的凶手是谁。

墨千君当机立断，决定马上去找莺儿的尸身好查案。

紫苑和绿瑶相视一眼，面露悲伤地道：“在后院的柴房里。六皇子说明日再派件作来细细查验，今日便先将她留在将军府中。”

莺儿是梧桐院的二等丫鬟，并没有近身伺候过墨千君，但她素来开朗又勤快，与这梧桐院里的丫鬟们都相处得极好，所以她此番出事，紫苑和绿瑶都非常伤心。

绿瑶有些天真地问：“小姐，你说过了今夜，莺儿会不会像小姐一样奇迹般地醒过来……”

她实在是无法接受，上一刻还好端端的人，下一刻便浑身冰凉地躺在那里，不说不笑也不会再醒过来。

墨千君摊开左手，露出了先前被她悄悄藏起来的玉制梅花，嘴角勾起了一丝浅浅的微笑：“会与不会，去看看便知。”

将军府后院。

因为府上两日以来连续出了两桩意外，莺儿的尸身又存放在柴房里，这后院瞬间就成了下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鬼地。

姬韶渊没有将莺儿的尸身带走，也没有吩咐侍卫在此看守，所以此时的后院内空无一人，更衬得四周都鬼气森森，倒映在惨白的月光下令人毛骨悚然。

便是这种诡异的气氛下，一道黑影偷偷摸摸地钻进了柴房。少顷之后，房里亮起了一簇微弱的火光，飘飘忽忽的就像鬼火一样。

“噗……”正对着柴房的一棵大树上，一白一黄两道人影翩然矗立，手握折扇的黄衫公子悠然一笑，对身边的白衣男子道，“果真被你料中，这将军府的大小姐真的来夜盗尸身了。”

姬韶渊依旧双眼微闭，嘴角含笑白衣悠然：“死而复生，本就离奇之极。本宫只是没有想到，以墨将军耿直性子，竟然会养出这样一只诡诈的小狐狸。”

想起白日里墨千君那花样百出的胡闹哭号，姬韶渊嘴角的笑纹便更加深了。

“貌如夜叉，胆比天大，这墨大小姐也算得上一个前无古人的奇女子。皇上给你指了这样一门亲事，让你娶这么个怪异的小姐进门，亏你还能笑得如此怡然自在。”黄衫公子有些幸灾乐祸地摇头，“她的那张脸哟……”

“无妨。”姬韶渊淡然地回应，“她便是长得像个蛤蟆，本官平日里也看不到半分。慕容，去瞧瞧她此刻在做些什么。”

黄衫公子慕容慎思敲了敲扇子，一脸无奈地叹气：“本公子堂堂第一楼楼主，却总是被你当成小厮来使唤，赶明儿记得让长澜宫的总管付本公子俸银！”

说罢，身影一晃，慕容慎思便如鬼魅一般飘向了柴房的侧窗。

脚下站定，慕容慎思透过窗棂间的月光，清楚地看到房中的墨千君正拿着一柄烛台，立在莺儿的尸首旁小心又仔细地看过她的全身。夜风刮过，飘忽的烛火映着莺儿那张惨白狼狽还有些扭曲的脸，以及墨千君脸上那紫黑色的胎记，慕容慎思顿时打了个冷战。

这墨大小姐果然胆大，而她脸上的胎记竟然看着比那尸体还吓人，若是这世间真的有鬼怪，只怕要反过来被她吓个魂飞魄散。

嘴角一勾坏心突起，慕容慎思眼珠儿一转，随手在地上捡了一块碎石，扣指朝莺儿的胳膊上弹去。

墨千君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莺儿眉心处那朱砂痣大小的血色印记，冷不防一阵阴风刮过耳边，她下意识地侧头，就见莺儿那已经僵硬的手臂突然抬起，如僵尸般对着她的脸便抓了过来。

墨千君被吓了一跳，却反应敏捷地蹲下闪开，但莺儿的手指还是自她的额头擦过，然后又重重地砸下，发出咔嚓一声脆响。

墨千君脸色一变，看着莺儿此刻右臂弯曲僵硬地指向她的造型，不解地眨了眨眼睛。

“肌肉反射？”墨千君秉着烛灯又靠近了莺儿少许，伸出手指戳了戳莺儿的身体，“怎么可能……都死了大半天了，身体也硬得像石头一样了，不可能会有这种反应的啊……”

她将烛灯放到床板边缘，绕到另外一侧摸上了莺儿的右臂，很快就在她的肘关节处摸到了一处不自然的凸起。

莺儿的右臂骨折了。

墨千君的眉心瞬间拧起。

她方才过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只一瞬间就变成了现在这样？

窗外的慕容慎思惊讶地看着墨千君的反应，完全没想到，面对莺儿佯似诈尸的场景，她不但完全未露出害怕的神情，反而一脸探究地在尸身上摸来摸去。

这得是多么强悍的胆量……换作其他的千金小姐，怕是要马上尖叫着晕过去了。放眼整个庆国，绝对找不到第二个能像她一样坦然面对尸首的女子。

她真的一点都不怕么？

慕容慎思嘴角的微笑越扯越大，想要捉弄墨千君的心思也更加强烈。他又捡起了一片落